



人才济济的《新民报》抗战时在山城掀起一股清朗新闻风暴

“民国第一写手”张恨水茅屋六年半写作800万字

□张川耀



“七七事变”华北战火弥漫，随后“8·13”淞沪会战失利，南京危急。形势所迫，各界纷纷紧急撤往大后方重庆及周边地区。民间报业《新民报》也于此时撤到重庆，这张报纸随后在山城掀起了一股针砭时弊、鼓舞士气的清朗新闻风暴。

推出“山城夜话”等专栏 文杰泰斗添柴加火

《新民报》于1929年9月创刊于南京，实行的是股份制，总经理陈铭德（重庆长寿人，1897~1989年）主要负责报纸编采和全局；副总经理是其夫人邓季惺（重庆奉节人，1907~1995年），主要负责社务、通联、发行和广告。1937年11月27日，南京沦陷前16天《新民报》终刊，随后迁往重庆，选址中山一路49号为社址，印刷厂则在不远处的美专校街，并于1938年1月15日复刊。

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父亲吴竹似曾任《新民报》主笔，1931年7月因肺结核英年早逝。当时，其夫人邓季惺已育有两女一子。1933年，陈铭德与26岁的邓季惺喜结连理时，吴敬琏还不满两岁。婚前邓季惺与陈铭德约定，孩子不改姓。年仅8岁的吴敬琏

随继父来到重庆。

来渝后，陈铭德把“抗战救国、勇为民喉”作为办报方针。邓季惺提出“不亏作者、读者和投资者”（包括广告商家），他们是报纸的衣食父母，报社经营从而如鱼得水、兴旺红火。在此期间，夏衍、孙伏园、陈白尘、张恨水、吴祖光、聂绀弩等才华横溢的名家，都曾担任过《新民报》副刊主编。当时，报馆接待室备有咖啡、茶水，有专人负责专栏作家稿件收转、读者说事，若遇饭点接待人员还会热诚安排便餐，《新民报》口碑极佳。稿费随物价调整，每周一结，好稿特稿优价，提携新人。

罗承烈、张季鸾、张慧剑、赵超构等一大批报业智库加盟或出谋献策，在新闻和副刊版开掘出“新闻圈外”“今日论语”“山城夜话”“世象杂收”“重庆私话”“新园地”等脍炙人口的栏目。郭沫若、章钊、林语堂、朱自清、谢冰莹、叶圣陶、老舍、巴金等一大批文杰泰斗也添柴加火，撰写了不少鼓舞士气、提振信心的稿件。

1942年11月1日，《新民报晚刊》问世，当时重庆主流报纸十余家，唯有《新民报》发行10万份以上，成为一张激励士气、抗击日寇、关注民生、批伐贪腐的特色鲜明，拥有个性的报纸。吴敬琏目睹了继父和母亲的为人处世，日后他成为经济学家，力主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倡改善人民生活质量，不能不说父母对他影响甚大。

张恨水加盟 担纲主笔

《新民报》抗战时重庆之所以红火，与张恨水数百万字得民心、接地气的小说连载，和他领衔主办的特色独具的副刊至关重要。

郭沫若、孙伏园、老舍等人曾说过

张恨水与夫人周南（1940年拍于重庆南温泉）



▲《张恨水散文集》



▲吴祖光编导的《风雪夜归人》

▲眼高于顶的张爱玲，心中偶像就是张恨水。

“张恨水顶起了新民报半边天”。当时的许多文坛精英，将好稿、专稿发给《新民报》，不少是张恨水的人脉和友谊。张恨水堪称奇才、怪才、全才，他能同时撰写多部小说，写作计划成竹于胸，从不写提纲打草稿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得心应手自然起承转合、穿插对接、流畅精彩、珠玑翻觔。

“民国第一写手”张恨水于1938年1月单身来到大后方重庆，受到总经理陈铭德礼遇尊崇，邀其加入《新民报》并担纲主笔、总社协理、重庆版经理，主编副刊《最后关头》等重要专栏。来渝后，他先在城内的七星岗附近暂住，1939年5月初，为躲避日机轰炸，举家迁居市郊南温泉的建文峰下桃子沟。在他取名“北望斋”（又曰“待漏斋”）的三间茅屋隔壁，一度是他出任理事的“中国全国抗敌协会”办公地，郭沫若、老舍、夏衍、艾芜、沙汀、阳翰笙等曾常在此议事雅集。

张恨水每天下班，在储奇门坐过江轮渡，从漫长鹅卵石江边步行登上连接车渡的斜坡公路，走到海棠溪车站，然后搭班车回南泉。他在简陋透风漏雨的茅屋里整整住了六年半，就着麻油灯微弱的灯光，写出了《巴山夜雨》《八十一梦》等作品，加上他在副刊上发表的作品，共约800万字。这是何等能耐，为了国家民族，他虽不拿枪，却是无畏的英雄，堪称用笔战斗的斗士。

被人说成眼高于顶的张爱玲，曾致信偶像张恨水，盛赞其才华横溢、文章锦绣，由衷地说“天下无人不识君”。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1940年出生在南泉茅草房，她绘有一幅油画，父亲在雨伞下写作《待漏斋之夜》，生动形象地彰显了当年一家人的苦涩和欢欣。

张恨水乐观豁达、精力旺盛、洞察敏锐、才智过人，他笔下的小说也好、时评也罢，皆哲理清晰、爱憎分明、针砭时弊、有的放矢、推陈出新、雅俗共赏、引人入胜，被重庆人誉为“开味菜，夜行明灯”。

著名作家朱自清1944年夏趁西南联大教学假期，自昆明来渝，感受了“火炉”的酷热和穿着的时尚。他从观音岩坐黄包车到市中心，体味了黄包车放下坡时的风驰电掣和胆战心惊，感受到了车夫汗流浹背，爬大井巷上坡步履蹒跚的艰难不易。张恨水陪老友参观了供职报馆、通远门、巴蔓子墓、鲁祖庙，以及民生路的开明书店、北新书店、新生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儿童书局等，还有昆仑影业公司、《新华日报》营业部等文化一条街和建于1893年、造型精美的哥特式教堂若瑟堂。

两人耗时大半天，兴致盎然、志得意满各自淘到心仪的古旧书籍，在民生路口回民食府，张恨水请朱自清畅快淋漓吃了一顿正宗的清真牛肉佳肴。在定远门城墙一豁口处，朱自清探头往下一看，一条狭窄陡坡像一泓瀑布飞泻安洞沟底，还见人们肩挑背扛自如如上下，顿时头晕目眩腿发软，连说“无处不见山城特色，从这坡梯坎便能读出重庆人性格”。之后，张恨水又送朱自清前往七星岗，搭乘开往成都的长途班车看望家人。

剧作神童 吴祖光主编“西方夜谭”

《新民报》掌门人陈铭德、邓季惺夫妻治理报馆开明大度，深知办报至关重要的是人才。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他们首先选贤任能、扬其长才，实行栏目主编负责制；其次是提供物质保障，使记者、编辑能身心愉悦无后顾之忧，为报纸发展尽职尽责。

当时，年仅25岁、被誉为剧作神童的吴祖光任职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执教语文和戏剧，同时兼任校长余上沅的校务助手。吴祖光1942年创作揭露社会冷漠无情、表现底层小人物人性觉醒的《风雪夜归人》，继《戏剧月报》发表后，1943年1月开始在《新民报》连载，震撼国人，一时洛阳纸贵。尤其是1943年2月，《风雪夜归人》由中华剧艺社在抗建堂首演，尔后百场不衰，一票难求，从此成为“雾季公演”保留剧目，尤其是周恩来七看《风雪夜归人》成为佳话。

《新民报晚刊》发行后，急需干才，为把社会瞩目的青年才俊吴祖光引进《新民报》，让其发挥更大作用，增强报纸影响力，陈铭德三顾茅庐、张恨水亲自出马、老舍和叶圣陶等助力，终于说服吴祖光加盟《新民报》，并担纲“西方夜谭”主编。吴祖光才思敏捷、眼光独到，“西方夜谭”在其署理下特色独具成为品牌。

1945年10月，吴祖光辗转从王昆仑、黄苗子手中获得毛泽东于1936年冬写的《沁园春·雪》誊抄件，但内容各有出入，几番周折，终于在教育家、语言学家孙良工和诗词学家柳亚子那里，看到毛泽东手书真迹。1945年11月14日，吴祖光在其主编的《新民报晚刊》2版“西方夜谭”专栏，发表了《沁园春·雪》，词里传递出毛泽东的壮志、自信与抱负。顿时社会轰动、朝野热议，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。

《新民报》人尽其才、事尽其能，陈大千主理日报版，严肃不乏味、活泼不轻佻，深受读者好评，其“小品”之深刻更是让人过目不忘，成为茶余饭后谈资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三八商店美工、全国商业橱窗设计领军人物董仁远说，他少年时在渝中学艺时，每天必读《新民报》，一天不读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他举例说针对物价飞涨，陈大千借宋词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改为“物价容易把人抛，薄了烧饼，瘦了油条”，说人话不绕弯，直观深刻。

陈大千揭露“前方吃紧、后方紧吃”，把督邮街作为典型，其笔下是这样描述奢靡的“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，东亚灯塔下的俱乐部，皮鞋的运动场，时装的展览会、香水的流域，唇膏的吐纳地，领带的防线，衬衫的据点，绸缎呢绒之首府，参茸燕桂的不冻港，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……这就是督邮街”。董仁远说，读着这入木三分的揭露，在大敌当前这些人竟乐享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，的确既让人憎恨又让人解气。正因为《新民报》能把握大局、顺应民情，所以深受读者爱戴。（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